

承廠造製工... 係... 水... 莊... 興... 口... 號

號九十四

五八三零：發街報

54-5-4-3



長篇哀
艷小說

百劫玫瑰

馮玉奇著

六 薄命憐卿甘作妾

羅

嬰茵所以忍辱偷生，是爲了預備將來報仇的餘地。不料沈大狗既發洩了他的獸慾以後，就狠心將嬰茵拋入水中，嬰茵那時候心中的痛苦，真非作者一支禿筆所能形容其萬一的了。嬰茵在落水時候，她想早知強盜心若豺狼，那麼我就應該清白地死在他的刀下了。過這感覺也祇有在一霎那間的，沒有一刻鐘之後，她的知覺也是完全消失了。

誰知嬰茵醒來的時候，她還是睡在船上的一間房艙內，心裏有些奇怪，難道剛纔的事情是一個夢嗎？但是爸媽和弟弟明明瞧見被強盜一個一個殺死的，自己也清清楚楚曾經被沈大狗姦污過了，而且還將我拋入水中。她想到這裏，不免把明眸向四周細細打量了一回。祇見艙內已亮了一盞電燈，四壁都是白漆油成，瞧這情景顯然是另一隻船上了。於是她才知道自己是被人家救起的，剛纔水盜搶劫的事情也是實在的。她覺得自己是遭到了悲痛的慘變，父母弟弟死了，自己是失身了，她的心在刀割，她的腸在寸斷，再也忍不住嗚咽地大哭起來。

嬰茵這一哭不打緊，因此驚動了船外一個人，他便含了笑容輕輕的推進門來。向嬰茵悄聲兒問道：「小姐！你醒來啦，那真是謝天謝地的了。」

嬰茵突然見了那男子，同時又聽他這樣說，她原是個聰敏的姑娘，當然明白自己的性命是他所救的了。遂微睜星眸，向他望了一回，祇見那男子身穿嗶嘰駝絨長袍，年紀三十左右，生得一副白淨的臉蛋，手裏還拿了一支雪茄烟，因為手背向着自己，在燈光反射之下，還可以瞧見他無名指上戴了一隻挺大的鑽戒，閃人眼目的十分光彩。

「小姐！你如何會被落水的？那真危險，現在你覺得有什麼不舒服嗎？」那男子見她並不回答，秋波盈盈的祇管望着自己出神，知道她還在莫明其妙，遂又向她柔聲兒的問着。

嬰茵聽人家這一番好意的對着自己，怎能不向人家謝恩？遂停止了哭泣，從床上坐起來，正欲開口說話。忽然她又躺了下來，急得把二手將被兒亂扯，蓋到脖子上來。同時她的二頰，真像玫瑰一樣的嬌紅了。原來當嬰茵坐起的時候，被兒落下，發現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却不整而飛，而且感覺到下身也是一絲不掛，竟是全身精赤的了。你想，在一個陌生男子的面前，這不是叫她要嬌羞欲絕了嗎？

那男子在家被兒落下的一霎那間，也早瞧見她胸口堆着的二個乳峯，圓圓高高，那二點乳頭還是鮮紅潤潤，從這一點看，顯然她十足還是個嬌小的處女，心裏的甜蜜，真像嘴裏含

一了塊糖，不過剛纔自己給她在脫衣服的時候，而且還着實享受過一些溫柔的。但她是沒有知道，要她明白我是一個好人，當然我不得不向她表白一番所以把她衣服脫去的原因。既然這樣想定主意，他便顯出毫不介意的神情，向嬰茵說道：「小姐！我把你從水中救起的時候，你全身都是稀濕的。因為天氣寒冷，若不把你濕衣服脫去，你不是凍也要凍死了嗎？所以當時我也顧不得盪浪了，現在還得請小姐恕我冒昧才是。」

嬰茵聽他這樣說，覺得那男子倒是個正直君子，心裏當然很是感激，遂搖了一下頭，烏圓的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。低低的道：「不！先生救了我的性命，我是很感激你的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又想起自己姑娘的身子，完全已被他瞧見過了，一時二頰緋紅，不免又赧赧然起來。

那男子方欲說句什麼，忽然見艙外又推進一個茶房，向他說道：「三爺！衣服都烘乾了。」說着，把手中拿的衣服都遞過來。那男子一面接過，一面放在嬰茵的床上。說道：「小姐！你快穿上了，我在外面等着你，你穿舒齊了，喊我一聲吧！」說着，便掩上房門退出去了。

嬰茵聽他這樣說，心裏愈加感激，遂掀開被兒，匆匆穿上衣袴，披了旗袍。一時好不傷心，忍不住又淚下如雨。那男子在房外等了好一回兒，不聽嬰茵喊他，心裏有些焦急，遂用

手在門上敲了二下。嬰茵這才如夢初覺，遂慌忙收束淚痕。低低的叫道：「請進來罷！」

那男子一聽，遂迫不及待的推門而入。祇見嬰茵果然已穿好衣服，但仍坐在床上。她一見那男子進來，便跳下了床，向他盈盈下拜。說道：「多謝你救了我的性命，不知先生貴姓大名？」那男子樂得滿臉含笑，忙把她扶起。說道：「別客氣，鄙人姓胡名禮圖，小姐不知姓什麼？叫什麼？如何落水？還得請你詳細告訴我，知道好嗎？」

嬰茵還沒開口說話，眼淚先泉水一般的湧上來，胡禮圖見她海棠着雨般的臉兒，倍覺楚楚可憐。遂請她坐下，自己也在對面鋪上坐着。很婉和的說道：「小姐！你別傷心，你告訴我吧！」

嬰茵於是把全家從菱湖逃難到上海途遇水盜的經過，向禮圖告訴了一遍。因為怕羞，所以祇把自己被姦污的事情瞞住不提。禮圖聽她說畢，又抽抽噎噎很傷心地哭起來。一時對於她的遭遇，也很感到同情的悲哀，不免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這樣說來，羅小姐的遭遇實在太慘了。不過事已如此，徒然傷心，也是沒有用的。那麼羅小姐在上海不知還有什麼親友嗎？」

嬰茵聽他這樣問，猛可想起往後的生活，怎麼樣過得下去？一時悲痛欲絕，搖了搖頭，不禁哭倒在床上了。胡禮圖知道這位羅小姐是已變成一個沒依靠的孤女了，覺得她的身世實

在可憐，這樣美麗的姑娘，我何不貪個便宜，將她納爲小星，豈不美妙嗎？想定主意，內心是快樂非常，表面上却蹙了眉尖，連連嘆息，表示非常的扼腕。

這時候茶役又端進一盤精美的小菜，並一瓶白蘭地，放在桌上，還擺了二付杯筷。臉上含了神祕的笑，又悄悄的退了出去。禮圖遂低聲又叫道：「羅小姐！別哭了，現在是九點多了，想你肚子也餓了，快吃飯了罷！」

嬰茵內心雖然是萬分的悲痛，但人家這分兒美意，如何能置之不理？遂從床上坐起，拭去淚痕，向桌上一瞧，見六盆一湯，有鷄有肉，有魚有蝦，小菜十分精美。一時頗不好意思的瞟他一眼，紅暈了臉兒，嬌羞萬狀的說道：「胡先生這樣客氣，那不是反叫我心裏不安嗎？」

「羅小姐別說那樣話，我這人不喜歡鬧客氣，你請坐罷！」禮圖在桌上已倒了二杯白蘭地，擺了擺手，意思當然是叫她坐下來。嬰茵見他很克實的樣子，不便再說什麼，遂在桌邊和他相對坐下。禮圖把酒杯舉了舉，很正經的道：「羅小姐！這是白蘭地，你稍許吃些兒，因爲它能禦寒的。你落了水後，若不喝一些白蘭地，恐怕易於患病吧！」

嬰茵從他這幾句話中而想，覺得他的所以叫自己喝，並不是有什麼其他的歹意作用，實在是爲了怕自己受寒患病。這樣好的人兒，真也令人感激，當然不便推却，遂握了盃兒，說

聲多謝，微微地喝了一口。

「羅小姐！菜隨意吃，別作客。」禮圖見她羞人答答的意態，真是嫵媚到了極點，便又含笑搭訕着。

嬰茵點了點頭，心裏可就暗想，這位胡先生不知是那兒人？遂把俏眼兒逗了他一瞥羞澀的目光，很柔和的問道：「胡先生！這船也到上海去嗎？」

禮圖聽她這樣問，趁此機會，便作個自我介紹道：「不錯，這船也開到上海去的，羅小姐！我可以告訴你一些我的身世。我是上海人，這船的買辦就是我擔任的。」

嬰茵芳心暗想，原來他就是船上的買辦，怪不得他使喚茶役，都是隨心所欲的了。遂說道：「那麼胡先生的府上不是也在上海嗎？」禮圖很簡單的說了一聲是的，一面又把杯子舉起，請她喝酒。嬰茵感情難却，便又喝了一口。

白蘭地是酒類中的性子最利害的一種，嬰茵在喝下半杯的時候，她的臉兒完全顯現赤化，並沒有一些兒白嫩的成分了。祇覺腦海和心房都跳動得劇烈，全身是熱燥得利害，禮圖見她秋波如水那樣的動蕩，蛾眉又緊緊的鎖着。便開始問道：「羅小姐在上海既無親戚朋友，那麼到了上海後，又將怎麼樣的辦呢？」

嬰茵所以含顰愁臉的原因，也是想到了往後生活這一層關係。如今被他一問，滿腹洶湧

的悲思，更勾引起來。因此眼皮兒一紅，淚水又滾滾掉了下來。因為她是垂下了臉兒，所以淚水一點一點的竟都滴到白蘭地的酒杯中去。

胡禮圖見她不答，當然明白她是無處可以安身。遂又說道：「對於羅小姐的身世，我是非常的同情，而且也非常的可憐，不過我既已救了你的性命，自然預備幫助一個到底，終不使你到上海後，流落爲乞兒的。但是事先我應該徵求你的同意，不知你的意思以爲怎麼樣？」

嬰茵聽了這話，便又抬起滿頰是淚的粉臉，秋波用了猜疑的目光，向他脉脉地逗了那麼一瞥。祇見他的臉兒也有些紅暈，而且還含了很神祕的笑容。從這笑容上看起來，覺得他這二句話中至少是含有些作用的。遂低聲的說道：「胡先生有什麼意思？你祇管說罷！假使可能範圍之內的話，我終沒有一個不同意的。」

這幾句清脆動聽的話，聽到禮圖的耳中，心裏這一喜歡，把心花兒也幾乎樂開了。遂大胆地微笑道：「羅小姐！我今年是二十七歲，妻子雖然討了一個，但是她却沒有給我生育一個，所以在我心裏，也常想再娶個二夫人，然而要賢德的女子實在很少。現在我和羅小姐的相遇，雖然是偶然的事，不過仔細想來，也許是個緣。所以我的意思，欲和羅小姐結爲終身的伴侶。這句話本來我也不好意思向你說，因為羅小姐在上海既然親友全無，將來的生活，

實在要發生了問題，我這意思也是二全其美的辦法，不知你能夠同意嗎？」

嬰茵對於他這一番話，原是早在意料中的。她的二頰，立刻又泛起了一朵紅暈，低下臉兒，望着玻璃盃中黃澄澄的酒汁，不免想了一回心事。我和朱鳳雖然沒有訂過嫁娶的婚約，但是二小無猜，心心相印，實在已有了這個意思。但誰料得到呢？四個月後的今日，突然會發生了這個慘變。現在我的身子已不是完璧了，若再去嫁朱鳳，自然也十分慚愧。況且朱鳳在什麼地方？我又不知道。假使我不答應他的要求，那麼我往後的生活又將怎樣來解決呢？唉！在這一霎那間，我那純潔的身子，竟要遭二個陌生男子的蹂躪，我嬰茵的命不是也太苦了嗎？想到這裏，悲痛已極，忍不住淚又雨下了。

「羅小姐爲什麼傷心？可不是嫌我的年齡太大了嗎？」禮圖見她低頭不答，祇管落淚，雖然知道一半固然是怕羞，一半對於作妾的事，恐怕也有些不甘心吧！所以他又溫柔地問着她。

「不！我想着爸爸媽媽的慘死，我心裏感到悲傷。」嬰茵生恐他的生氣，遂很快的又抬起頭來，拭了淚痕，向他逗了那麼一個媚眼。

胡禮圖聽她這樣解釋，不免喜形於色。微笑道：「在這亂世之時，做人本來十分危險。所以這慘變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多傷心有什麼用呢？我想我的年齡雖然大了你十一年，不

過外表看起來，我和你相差也不十分遠。假使你肯委曲的話，我終決不會使你受一些兒苦楚的。」

「那麼你的夫人姓什麼叫什麼？今年幾歲了？她的性情好不好呢？假使她不願你娶妾的話，這事情不是要發生問題了嗎？」嬰茵陡然想起爲人作小的危險，在兇悍大婦的手腕之下，簡直是沒了性命的。因爲過去可憐的蝶影就是一個例子，母親實在太兇惡一些兒了。她現在如何知道自己的女兒，也要被人家作小星去呢？這難道說我的遭遇，就是母親虐待蝶影的報應嗎？唉！我這麼一個可憐的姑娘，也不知在前生作了什麼孽？所以被強盜污辱，又被人家作妾。想到這裏，心碎腸斷，淚又泉湧。

胡禮圖當然不知道嬰茵內心是在想些什麼？他見她這樣傷心的情景，當然是爲了作妾的緣故，生恐大婦待她兇惡。對於這點，實在沒有一些兒關係，遂溫和地安慰她道：「她是姓蔡，名叫芝仙，今年二十五歲，性情很好，因爲她自己不會生育，所以對於我的娶妾問題，她上次也勸我娶一個。你的憂慮，實在是多餘的事。不過我避免你們發生衝突起見，可以給你另賃金屋，使你們不住在一塊兒，那麼你我在外人看起來，還不是像一夫一妻一樣嗎？好在我有的是錢，一個人祇要有錢，無論什麼天大的事情也都可以解決的。羅小姐！你說這樣好不好？」

嬰茵聽他這樣說，因為自己是個柔弱的女子，對於和大婦住在各處的話，當然表示喜歡。遂把纖手揉擦了一下眼皮，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羞澀地道：「既然承蒙你這樣相愛，那我還有個不答應的道理嗎？不過殺父母的仇人是沈大狗，日後你若遇見他的時候，千萬要給我報仇的。」

「這個當然，你的父母，也就是我的父母。那麼你的仇人，自然也是我的仇人。羅小姐！你放心，若遇沈大狗，我一定設法把他殺死的。」禮圖聽她已經允諾，心裏快樂得也不知如何是好？遂滔滔不絕的向她說出這二句話來。聽到嬰茵的耳中，自然十分的安慰。從此以後，羅嬰茵步入另一階段裏去生活了。

船到上海，胡禮圖叫茶役阿冬喊一輛汽車，遂攜了嬰茵一同坐到大明旅館去。開了一個浴室房間，二人先休息了一回。禮圖道：「我和你同居，先要找房子，買傢生，還有你身上的衣服，襪子，鞋子，統統都要買起來。雖然有錢，也得化幾天工夫，所以不得不先開幾天旅館住着。此刻我先要回家裏去一次，吃午飯的時候，我會來瞧你的。」

嬰茵聽他叫自己一個人留在旅館裏，心中倒又害怕起來。拉了他的手，說道：「你不要哄騙我不來了嗎？」禮圖聽她這樣說，雖然很好笑，但却很喜歡，因為從這情形看來，顯然嬰茵此刻是很需要自己了。一時也不忍離開她，但是芝仙她曉得我今天到船的，若不先回家

去銷了差，她不是又要跟我拚命了嗎？想到這裏，望着嬰茵的粉頰兒不免愣住了一回子。忽然計上心來，點頭笑道：「也好，那麼我就伴着你，但我得打個電話去。」說着，便在房中打個電話到小火輪公司，叫茶役阿冬，立刻就到大明旅館三百十七號來。阿冬聽三少爺吩咐，自然連連答應。

嬰茵見他打好電話，便向他悄悄問道：「阿冬是誰呀？你喊他到這裏來作什麼？」禮圖道：「阿冬從前是我家做廚子的，後來我把他帶到船上去工作。我喊他來，叫他代我回家去告訴一聲，說我這次沒有來上海，這樣我伴着你不是安安心心可以作同居的事情了嗎？」

嬰茵聽了，這才明白，但不知爲什麼緣故，心裏却是感到無限的羞慚。禮圖這時拉了她的手，坐在沙發上，甜言蜜語的說了許多溫柔的話。嬰茵心裏雖然悲傷，自然也慢慢地平靜下來了。

「三爺！你喊我有什麼事情嗎？」正在這個當兒，房門開處，推進一個三十上下的男子來，向禮圖遠遠的先鞠了一個躬。嬰茵見那阿冬，原來就是昨夜拿衣袴進來的一個茶役。因爲自己和禮圖相倚相偎的坐着，自然十分羞澀，便別轉身去裝做沒理會的樣子。

禮圖很快站起來，走到阿冬的身旁，向他低低說了一陣。阿冬微笑了笑，連說了二聲曉得，便匆匆的走出去了。禮圖還不放心的跟着走出，把阿冬叫住了。叮囑道：「對於我這

事情，千萬不能向太太洩漏，將來我自會給你許多好處的。」阿冬笑道：「三爺你這是什麼話？我是傻子，肯在太太面前搬弄是非嗎？」禮圖也笑道：「我相信你，那麼你還得給我找個公寓房子。一個大房間，一個小房間，租金不論，祇要房子清潔，地段適中就行。你這兒先拿一百元錢，五十元付定費，五十元就給你買些香煙抽。」禮圖說着話，在袋內摸出一疊鈔票，已是塞到阿冬的手裏去。

「三爺！五十元錢我拿了去，這五十元錢我萬萬不敢收受，給三爺做這一些兒事，就得領謝，那還成什麼呢？」阿冬數了一半，其餘一半還給禮圖。禮圖笑道：「三爺賞你的錢，你不用客氣，要如你不拿，我心裏倒會不歡喜的。」

「那麼我就謝謝了，對於房子的事，我明天就可以給你回音的。」阿冬聽他這樣說，連鞠躬，使祇好收下匆匆的走了。禮圖這才放下了一塊大石般的回到房裏，嬰茵見他滿含笑容，遂問他道：「阿冬怎麼喊你三爺？你有弟兄三個嗎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兩個哥哥都不幸死了，阿冬從小就在我家做書僮的，所以他也一直呼我爲三爺了。」禮圖拉了她手告訴着。

「那麼你家裏不是還有爸媽了嗎？」嬰茵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脈脈地又向他瞟了一下。禮圖搖頭道：「也早都死了。」說到這裏，似乎不願她再問起這種家庭的事，遂望着她笑道

：「嬰茵！那麼此刻我和你先去剪些衣料吧！」

嬰茵不好意思說什麼，祇好跟他一同走出大明旅館。先到永安公司的時裝部，禮圖叫嬰茵揀各色的料子，竟定製了十二件旗袍，還定了兩件大衣，一件是長毛呢絨的，一件是雪花呢的，預備春季穿用。計算下來，一共需一千另十二元錢。禮圖遂在袋內取出永安公司存款部的存摺，叫伙計在上面付款。

嬰茵當時很奇怪，在離開時裝部的時候，方才向他低低問道：「定了這許多衣服，怎麼不要付定錢的呀！」

禮圖聽她這樣說，忍不住笑起來。遂把存摺拿給她瞧道：「你別說孩子話了，上海地方那有這樣容易的事。你瞧，這是永安公司存款購貨的存摺，我裏面存了五千元錢，現在他在下面付了一千另十二元錢，這些衣服的錢不是已經全付給他們了嗎？」嬰茵這才明白，覺得自己未免有些鄉氣，一時兩頰又添了一朵嬌豔的花朵了。禮圖却不理會似的又笑道：「所以我身邊有了這個存摺，根本和帶了現鈔一樣，祇要在永安公司裏的東西，你喜歡你就祇管買下來，反正五千元錢也用它不了呢！」嬰茵道：「你爲我化錢化得太多了，我心裏也不安的。」

「那有什麼要緊？祇要我情願給你化，慢說五千，就是五萬，我也樂意的。」說着話，

已到了鞋襪部，於是禮圖給她又買了兩打絲襪，五雙各式的皮鞋。再到內衣部買了許多關係女子用的物品，一共化了一千六百元的錢，在嬰茵的身上終算是已經舒齊的了。

回到旅館，時已正午，禮圖見她把買來的物件那樣瞧瞧，這樣看看，這意態顯然內心是十分的快樂，心裏自然也很得意。遂向她問道：「嬰茵！我們就在這兒喊菜吃飯，還是到外面上館子吃去？」

「隨你的意思罷！」嬰茵把物件又包紮舒齊了，回過眸子來，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笑。禮圖自從把她救起到現在，瞧見她的笑容實在還祇有第一次。一時覺得她這一笑的神情，實在美得難以形容。單說她那兩頰上的笑渦兒，實在是足以夠人魂消的了。因為要給她見識上海的繁華，所以便笑道：「那麼還是到外面去吃飯罷！吃好飯，再到永安公司四樓去瞧瞧傢私去，你去揀一堂，看那堂中你的意？剛纔拿了許多物件，所以也沒有上去了。」

嬰茵的內心本來是充滿了無限的慘痛，經過禮圖這一陣子的浪費。大衣，衣服，絲襪，皮鞋，……一切一切的都舒齊了後，因此把她一顆慘痛的心也就慢慢地蓋上了一層糖衣了。如今又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，真有說不出的喜悅，那頰上的笑渦兒竟沒有平靜的時候了。

「好的，我們就上館子吃飯去，那麼到那一家去好呢？」嬰茵從沙發上站起，跳到禮圖

的身旁，這意態是非常的興奮。

「你喜歡吃中菜？還是吃西餐？假使你愛吃西餐的話，我伴你到國際飯店十三層樓大菜間去吃飯好嗎？」禮圖見她愈興奮，自己也愈快樂，遂又笑盈盈的向她問着。

「我聽說國際飯店都是西人和要人閒人們吃玩的地方，像我穿着這樣的衣服不寒酸嗎？我想過幾天待大衣和衣服做好了，再去玩吧！」嬰茵雖然很歡喜，但瞧瞧自己那件曾經落過水的旗袍，實在有些看不上眼，她忸怩了一下腰肢兒，表示怪不好意思的。

「沒有關係，祇要衣服不破爛，身邊有錢，誰不能去享受？我帶着你去，你就大着胆子跟我去是了。」禮圖說着，便打電話喊輛汽車，和嬰茵坐到國際飯店去。汽車在門口停下的時候，就有穿紫紅呢制服僕歐奔上來開了車廂的門，向兩人彎腰鞠躬。禮圖的車錢是由旅館代付的，所以攜着嬰茵跑下車廂，步上石級，走進裏面去了。

兩人趁電梯到十三層樓，嬰茵以為剛纔從前面門兒步入，此刻自然也從前面門兒步出。不料國際飯店的電梯與衆不同，進去在前面的門，走出却開反面的門。若不是禮圖把她手兒拉回來，她還道開電梯的忘記開門了呢！及至回身一瞧，這才知道了一時好生羞慚，兩頰不免又飛上了一陣紅。

禮圖挽了她的手臂，踏進了大餐間。祇見裏面佈置又富麗又清潔，吃的客人，倒有大半

是異邦的人士。這時就有僕歐迎上來，招待入座。站在旁邊，靜待吩咐。禮圖拿過菜單，遂點了兩客國際大菜，又問嬰茵阿要喝酒？嬰茵搖頭道：「酒喝不來，就不要喝了。」

「不喝一些兒酒，太沒有意思。你不會喝，就喝『口力沙』吧！」禮圖說着，在白紙上又寫了「口力沙」一瓶，那僕歐就拿下去了。

「嬰茵！你從前到這兒來過嗎？」禮圖見她秋波滴溜為圓地向四周打轉，便悄悄地向她低問着。嬰茵紅暈了臉兒，搖了搖頭。輕聲的道：「沒有來過。」禮圖道：「你瞧地方怎麼樣？」

「好是好，太貴族化了。……」嬰茵很低的回答，秋波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笑，這嬌笑太美麗了，太可愛了，禮圖望着她紅紅的櫻口，幾乎有些情不自禁起來了。

從國際飯店走出，兩人的臉兒都是紅紅的。禮圖笑道：「現在我和你瞧傢生去吧！」嬰茵點了點頭，兩人於是坐車又到永安公司。乘電梯到四樓，祇見上面佈置着許多的臥房，陳列着一堂一堂的傢生，都是最新式的西洋化。禮圖把她手兒捏緊了一些，望着她的嬌靨。笑道：「你快放出目光來揀吧！祇要你中意，價錢是不論的。」

嬰茵聽了，樂得眉飛色舞，她揀了一堂奶黃色的。說道：「這顏色非常的雅潔，不知你的意思怎樣？」